

東方現代文選

潘辰題



說文明

上海東方文學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發行

現代詩選 實價大洋三角	現代創作小說選 實價大洋七角	現代書信文選 實價大洋五角	現代日記文選 實價大洋五角	現代小品文選 實價大洋五角	現代記敘文選 實價大洋五角	現代說明文選 實價大洋五角	現代論難文選 實價大洋五角
----------------	-------------------	------------------	------------------	------------------	------------------	------------------	------------------

東方現代文選

全書 實價 五角

(外埠另加郵費)

選編者 沈仲文

發行人 王前

出版者 東方文學社

發行所 東方文學社

山東路麥家圈仁濟醫院隔壁

經售處 各埠大東書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局

現代文學傑作全集
現代說明文傑作選（目錄）

章太炎 經的大意	一
梁啓超 教育與政治	一一
蔡元培 美術的起原	三四
胡適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六六
周作人 猥褻的歌謠	八九
黃仲蘇 小說之藝術	九九
茅盾 從牯嶺到東京	一一九
徐志摩 話	一四二
梁實秋 論散文	一五九
孫俊工 詩的本質	一六六
朱自清 文藝的真實性	一七五

謝六逸 性愛與痛苦……

經的大意

章太炎

甚麼叫作經？本來只是官書的名目。後來孔子作孝經，墨子有經上經下兩篇，韓非的書中間也有經，就不一定是官書了。但墨子韓子的書，向來稱爲諸子，孔子的孝經，也不過是傳記；真實可以稱經的，原只是古人的官書。莊子天下篇，說六經的名號，是易，詩，書，禮，樂，春秋，禮記經解篇也同。難道古人只有六經麼？並不然！現在存的，還有周脾算經，是周公和商高所說；更有逸周書，也是周朝的史官所記錄。易經的同類，還有連山歸藏；禮經的同類，還有司馬法。漢朝都還完全。這種都是官書，都可以喚作經。不過孔子所刪定的，只有六經，也不是說刪定以後，其餘的書一概作廢，不過這六件是通常講誦的，其餘當作參考書罷了。但是樂經到漢朝已亡，禮經有周禮儀禮兩部；周禮是講官制，本來喚作周官；儀禮是記儀注，本來專稱曲禮。到漢朝周官亡了冬官一篇，曲禮本來有三千篇，孔子的時候，已經散失了許多。後來漢朝傳的，真本有五十六篇，俗本只有十七篇，因爲頭一篇是士冠禮，所以喚作士禮，尙書本

來有一百篇，漢朝傳的，真本有五十七篇，俗本有三十三篇，（三十三篇也，并作二十九篇）這箇真本就稱古文，俗本就稱今文，可惜漢朝人只愛今文，把古文多餘的篇都失了。此外易經、詩經、春秋經，到如今都完全無缺，本來是六經，因為樂經亡失，所以只稱五經。漢朝人却又不數周禮，此外左氏傳、梁傳、公羊傳，都是辨說春秋。小戴禮記大戴禮記，是解說周禮儀禮，爾雅是總解羣經的訓詁。論語、孝經，是孔子私家的書，本來只稱傳記，不稱爲經。從唐朝定五經正義，經的名目，漸漸混亂：五經中間的禮經，不用周禮儀禮，只用小戴禮記，這真是名稱不正。到了宋朝，本經和傳記統統有疏，却只大戴禮記沒有疏，孟子倒反有疏，所以後來退去大戴，收進孟子，稱爲十三經，十三經的名目，原是蒙混相稱。只看這十三部有注有疏，就喚作十三經。其實孟子分明是子書，非但不是經典，也並不是傳記，所以這種名目，不可執定。這樣說，經典到底是甚麼用處呢？中間要分幾派的話。漢朝人是今文派多，不曉得六經是甚麼書，以爲孔子豫先定了，替漢朝制定法度，就有幾箇古人派的，還不敢透露的駁他。宋朝人又看經典作修身的書。直到近來，百年前有簡章學誠，說「六經皆史」，意見就說六經都是歷史，這句

話，真是撥雲霧見青天！尙書春秋固然是史，詩經也記王朝列國的政治，禮樂都是周朝的法制，這不是史，又是甚麼東西？惟有易經似乎與史不大相關；殊不知，周禮有箇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經原是卜筮的書。古來太史和卜筮測天的官，都算一類，所以易經也是史。古人的史，範圍甚大，和近來的史都有點不同，並不能把現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這樣看來，六經都是古史，所以漢朝劉歆作七略，一切記事的史，都歸入春秋家，可見經外並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後世的經。古代撰他當代的史，豈是爲漢朝，所說治國的法度，也只是當時現用，並不說後世必定用得著。固然有許多用得著的，但他當時著書，卻並不爲此。至於修身的話，本經卻也少見；就有幾句，你看後來史記漢書，何嘗沒有修身的話？要知道一部史書，中間嘉言懿行自然不會不有，不過他作這部書，並不專爲教人修身起見；譬如大海中間無所不有，頗有許多珍奇物品，可以供給人用，難道海爲要給人用，特特生這珍物麼？孔子雖則說：「興于詩，」不說詩人的本意，爲教人修身，不過說依他的音節，可以陶寫性靈，伏除暴戾。其實在孔子當時，只有詩經，所以說這句話。如果在後世也好說：「興于離騷」「興于漢晉五

言。「禮樂原有幾分教人修身的意，但是琴瑟歌詠，使人增許多樂趣，不至專尋煩惱。舞就和近來體操相似，使人身體輕利，少生疾病；曲禮防閑得人的行動，不能任意恣縱。禮既太拘，只怕人不能安處，又用樂去鬯散他。所以說「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就算是修身的用處了！究竟六代的樂，都是像當時帝王的功德，朝聘饗燕等禮，原是爲各國的邦交，大處總不是爲修身，不過小處帶著幾分。若把經典當作修身的書，便只看了小小一角，本意差得遠了。若把經典當作替漢朝立法的書，就是看經典作推背圖，看孔子作神奇靈變的教主，更差得遠了！若曉得經典是古史，無論有沒有修身的話，無論現在政治上用得著用不著，總是該看，也和史記漢書一樣。本經以外，各種傳記，講修身的話原多，但真箇爲修身計，也還不必用許多話。只禮記儒行一篇，分出十五種儒，儘可以聽人自擇了。可笑現在一班講今文學的，把經典看成奇怪的書，把孔子看成耶穌摩罕默德，真是喪心病狂！那邊總領學校的人，又作出規矩，要各學校專設讀經一課。讀經原不可少，但是把經典專看成修身的書，他意中所說的修身，又不過專是忠孝節義；孝義原是古人所重，忠節恐怕未見得罷！（這箇忠，和忠恕的忠不同；忠恕的忠，只是周

到懸擊的意思；這個忠，就專說忠君。）近來又刻許多經典讀本，還是用宋元人的注解，一發可笑。就中只有孟子一書，偽孫奭疏太荒陋不通，（甚麼叫偽孫奭疏？說這箇疏不是孫奭作的，作疏的人自己冒名孫奭所以叫作偽孫奭疏。）覺得朱子的注很好。但朱子比趙岐，也沒得高，（趙岐是漢朝人，在朱子的前有九百多年，作孟子章句，）論語邢疏，也不見得勝過朱注，究竟何晏集解是好。（何晏是三國魏朝的人，在朱子前也有九百年光景。）這種原可以勉強相代，大學只該用古本，斷不可用變亂改竄的本，並不是看輕程朱的理學；要曉得二程的理學，原是從禪宗出來，不是從大學出來。不過借大學作箇門面。現在只看二程自二程，大學自大學，自然應該改還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這種不過隨便講講，若說實話，大學中庸，只是禮記中間的兩篇，也只是尋常話，並沒有甚麼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當作切實的修身書。只要還歸禮記，也不必單行了。至於禮記用陳澧集說，陳澧集說的淺陋，和孟子偽孫疏差不多。鄭康成的注，現在反棄了不用，真是顛倒！大概對著假理學的人，說朱注不如古注，他總不信。至於陳澧集說，不如古注，就即便怎樣的假理學人，也該曉得的。若再不曉得，就不配作假理

學，只配作真學究了，易經用朱子本義，比王注實在不如。（王是王弼，是三國魏朝的人，和何晏同時。）況且上面畫許多先天八卦假洛書，都是道士編造出來，作鍊丹的記號。（假造的人，叫作陳搏）豈不是妖妄極麼？一百多年前，有一箇王德竑，說這種怪圖畫，原不是朱子載在易經上的。我想朱子也未必這樣荒謬。他當初校定易經，還漢朝古本的舊面目，豈肯拏道士的圖畫，去亂易經？現在如果看注解的優劣應該仍用王注。王注到底要算第一家。平心說來，比荀氏鄭氏虞氏都高。這種話，裝漢學門面的人不肯信。我說只要把王氏易略例看看，就曉得王氏遠在諸家的上；再把經典釋文所引馬融劉表兩家的注看看，就曉得漢人說易，本是這樣，並不是改師法。那句「輔弼易行無漢學」的話，簡直可以不必采他。如果看本子的優劣，應把朱子本義的本來面目還出，豈可用這種妖妄的書呢？尙書用蔡沈集傳，也是無理：這僞古文尙書，是東晉梅賾所獻，魏朝王肅所撰，已經有定論了。現在不把僞的幾篇削去，要問還是讀孔子刪定的經，還是讀王肅僞造的經。如果要畱著僞經，用蔡沈集傳，自然不如用僞孔傳（託名漢朝孔安國所作，所以叫作僞孔傳），僞孔傳雖是王肅冒名，但中間幾篇真尙書的傳，比蔡沈不曉

要高幾千萬倍。況且王肅雖則僞撰古文，並沒有把書序刪去，書序是孔子所作，史記裏頭有明文。現在蔡沈用了杜撰的古文反削去真正的書序，真不知是甚麼心腸！如果要用真經，近來孫星衍的今古文注疏，雖不算十分精當，總可以用得，不過不分家法，是他的短處了。詩經用朱子集傳，朱子的書惟有詩傳最壞，因為聽信了鄭樵的亂話，把詩序都削去。若說用三家詩麼。（魯詩，韓詩，齊詩，叫作三家詩，）三家詩並沒有真本留存，依然用的毛詩；既用毛詩，又刪去詩序；這是甚麼道理！況且詩序所說，國風都是關於國政，朱子削了詩序自去胡猜，把國風裏頭許多正經話，說成淫奔期會的詩。諸公要用經典教人修身，到這裏卻矛盾自陷了！鄭箋雖則有許多詰詘，大義總沒有差，就說鄭箋不大好毛傳原是最精至當時書，略有眼睛的，總曉得比朱傳高萬倍呢！大概注疏本嫌他太繁單注本卻是不繁，原有刻本，何不將來翻印，卻用這班陋劣荒疏的注本。還是總領學校的人，不曉得有那種書呢？還是看了這種注本，真箇奉爲金科玉律？看來總領學校的人，比半日賣草鞋半日教書的人見識差不多。我們要人看經典，是使人增長歷史的知識，用意在於開通人；那邊要人看經典，不管經文是真是假，注文是好是壞，只用一

句修身的假話去籠罩，又不曉得注文於修身是利是有害，用意只在迷罔人。曾看見日本大隈重信作一冊國民讀本，別的話一點不說，只是誇張國體，教人自勉，正在駭怪：想這種書和中國的聖諭廣訓演義一樣，不是學校裏頭講的，只是在土地廟裏搭箇臺叫老人穿了黃布袍子去講的。那曉中國人也是這種見解。唉！講今文派的，荒唐到那步田地；總領學校的，又鄙陋到那步田地；不必等別國的秦始皇來燒我們的書，就永遠是這箇中國，經典也就要滅亡了！有人說，經典不爲教人修身作的，這句話是不錯。但人到底要修身，如果說經典不關修身，恐怕要求修身的路，就不得不走入神教，或走入外國一種奇論，和中國向來的道德不合；況且看經典變了沒用的東西，就強他讀他也不肯讀，成了這一種輿論真怕經要廢絕了！所以總領學校的人，用經典當作修身的具，也有一番苦心。我說這句話，也有幾分道理；但要曉得：傳記裏面修身的話還多；子書裏面，像荀子說修身的話，就很少。並不是除了經本，沒有修身的書。經本和後代的歷史，我但說他不爲教人修身作的，並不說他裏面全沒修身的話。只要會得編次，豈怕沒有修身書。傳記諸子裏面講的修身，雖有高下不同，總比神教要高許多，略有一點知識

的，大概曉得。又豈怕他入神教啊！至於別國道德的話，往往與中國不投，縱算他的道德是好，在中國也不能行。古人說的，「甘露翻成毒藥」，實在是有。何況功利主義快樂主義本來與道德背馳麼！這箇不是經典所能抵拒，也不是傳記諸子所能防制，只要教人明白了一句話，就自然不會走歧路了。那句話呢，說道德本來從感情來，不專從智識來，感情怎麼樣子發生？不專從當面的事發生，多從向來的習慣發生。各國的習慣不同，所以各國的感情不同；各國的感情不同，所以各國的道德不同；并不能拏一種理去強派。那墨子的天志說，董仲舒所說的：「道之大原出於天」，陸子靜所說的：「東海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都是憑空妄想的。實在各國道德不同，既作了中國人，承中國的習慣，自然該守中國的道德。若說中國所守，只是古道德，不是新道德，在現世不相宜，那倒不然：中國的道德說，從三代兩漢到現在，總是漸漸變來，並不純和古代一樣，就偶然還有不愜意處，也只該由自己想法子改正，不必照別國的法子改正。別國的道德縱然好，也只好照莊子說的，水不可用車，陸不可用舟。何況更有許多可笑可鄙的麼？你看佛教進中國來，中國人覺得與本

來的道德無碍，也都依了作去；只有父母拜子這一件事，就不容學那邊的風俗。有這樣的界限，自然不走入歧途了。假如那邊再難道：照這句話，中國的道德，是有一定的界限，不許人走出一步，豈不是硬束縛人麼？這也有話對他，說界限雖是有定，中間的道路原很多，任你自己要走那一條路，並不來束縛你。只有儒家，道家，農家，小說家，各有各他家道德話。孟子說的伯夷清，柳下惠和，孔子時，也是不同。就言行所說的十種儒，也是不同。不過在中國都行得去。這就是大界限哩！若怕人說經典沒用，就要廢絕，也只要問那箇人，歷史還有用麼？如果他說有用。那麼經典是最初的歷史，怎麼可以廢得！如果他說過去的事，都沒有用，那麼就該轉問他：你看了西洋史，記得希臘羅馬的事，記得一二百年前英俄德法奧美的事，要作甚麼用處？一樣都是過去的事，和現在都不相干。一邊還是本國事，一邊卻是別國事，別國事過去沒用還應該記，本國事過去沒用，就不應該記麼？那邊自然塞口。就要發廢經典的妄論，再也沒有立論的根源，不過是狂吠亂罵，總不怕別人會聽信，又何必用修身的名目去保護經典呢！

教育與政治

梁啓超

——七月三日在濟南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講演——

一

教育是什麼？教育是：教人學做人——學做現代人。

身子壞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無趣，所以要給他種種體育。沒有幾件看家本事。就不能養活自己，所以要給他種種智育。其他一切教育事項雖然很複雜，目的總是歸到學做人這一點。

人不是單獨做得成，總要和別的人連帶著做。無論何人，一面做地球上一箇人，一面又做某箇家族裏頭的父母或兒女丈夫或妻子，一面又做某省某縣某市某村的住民，此外因各人的境遇，或者兼做某箇學校的教師或學生，某箇公司的東家或夥計……尤其不能免的是無論何人總要做某箇國家的國民。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學會做單獨一箇

人便了，還要教他學會做父母做兒女做丈夫做妻子做夥計……乃至做國民。因為不會做這種腳色，想做單獨一箇人決然是做不成的。

各種腳色裏頭的一種腳色——國民，在從前是頂容易做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只要學會做單獨一箇人便算會做國民，倒也一點不費事。爲什麼呢？因爲國家表現出來的活動是政治，政治是聖君賢相包辦的，用不著國民管。倘若能永久是這麼著，我們倒不必特別學會做國民纔算會做人。如今可不行了，漫說沒有聖君賢相，便有，也包辦不了政治，政治的千斤擔子已經硬壓在國民肩膀上來了。任你怎麼的厭惡政治，你總不能找一箇沒有政治的地方去生活，不生活於良政治之下，便生活於惡政治之下。惡政治的結果怎麼樣呢？哈哈，不客氣，硬叫你生活不成。怎樣纔能脫離惡政治的災難呢？天下沒有便宜事，該擔擔子的人大家都把擔子擔上，還要學會擔擔子的方法，還要學會擔擔子的能力。換句話說：一箇一箇人，除了學會爲自己或家族經營單獨生活所必要的本領外，還要學會在一箇國家內經營共同生活所必要的本領。倘若不如此，只算學會做半箇人；最高也只算得古代的整箇人不算得現代的整箇

人。教育家既然要教人學做現代的整箇人，最少也須劃出一部分工夫教他們學會做政治生活。

今天講演的標題教是育與政治，諸君別要誤會了：以爲我要勸國內教育家都拋棄本業來做政治活動；以爲我要勸各位教師在學校裏日日和學生高談政治問題；以爲我希望各學校教出來的學生箇箇都會做大總統國務員或議員。這些事不惟做不到而且無益；不惟在教育界無益而且在政治界也無益。今日所最需要的：

- (一) 如何纔能養成青年的政治意識；
- (二) 如何纔能養成青年的政治習慣；
- (三) 如何纔能養成青年的判斷政治能力。

三件事裏頭，尤以第二件——養成習慣爲最要而最難。這三件事無論將來以政治爲職業之人或是完全立身於政治以外的人都是必要的。我確信這不但是政治上大問題，實在是教育上大問題。我確信這問題不是政治家所能解決，獨有教育家纔能解決。今日所講，便專在這箇範圍內請教諸君。